

不可思议的月亮

（组诗）●彭霖

中秋之月	
再次清晰可见 圓圓的 悬挂在你我的头顶 充满着无边的朦胧	
我喜欢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仰望 是的是的 是仰望而不是欣赏 不是举杯对饮	
月亮从不举杯 月亮只静静地观看 向下，不断的向下 圓了缺，缺了圓	
谁总是在这个时候发问 没有回音 没有结论 这个世界 只有风 没有影子的风 不做任何思考地 将树木和开始泛黄的小草摇动 将这个中秋之夜 不动声色的带向远方	
中秋月抑或其他	
圓圓的月亮。 我看着她渐渐残缺 渐渐挣扎着 走向她的反面	
不可思议。秋月 总是让我站在大地之上 不停地仰脸张望 —— 夜色带来寒气 带来吞没一切的结论	
远处有灯火闪耀 什么也看不清楚的灯火 里面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 但我无法接近 万物因此保持 似是而非的姿态 守候随时吹拂过来的秋风	
谁又在梦中发笑？ 我早已不再做梦 月亮也是如此 月亮是因残缺而理性 或是因理性而残缺？	
月亮就站在你我的头顶 月亮别无选择地西沉	
月光	
1	
圓圓的月亮 但她无法明亮 无法将这秋日的田野洞穿	
这是一个错误！ 错误往往就是真理 黑黑的草垛 静静地站立 那上面是否有不为人知的思想	
我知道 那上面有温度 一触即可燃烧……	
2	
月光下，一切都不见了影子 似乎它们本身就是影子 包括这些随风吹动的树	
乡村的灯光往往就在 这时候点亮 照不见月亮的灯光 同样也只能将孩子的哭泣 传递几十米 然后消失……	
3	
“月亮代表我的心”？ 实际上月亮什么也不代表 她孤独地守候 什么也没说过	

一汪浅水盛满了寂寞。池塘周边杂草蔓延，水面上贴着几片枯败的荷叶，几支荷花颓然斜立。	
我在山林中盘桓良久，所见到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新奇。	
想不到，在离我们很近的县城郊外，在人迹已无所不至的县城郊外，还有这样一个超出我想像的所在。	
出山林，因为未遇到过路的人，只得绕到一个小村庄问路。经人指点，我才得以回到县城。	
据请我们吃饭的朋友说，从他家步行到县城，要是不走多余的路，半个小时就够了。而我除去在山林逗留的时间，用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多出了好几倍。	
出于好奇，我曾三次骑车去寻找那片山林，但都没有找到，只得作罢。	
我把这事说给身边的人听，有人付之一笑，有人将信将疑。	
对于我三次寻找那片山林未果，有人嗤之以鼻：你在做梦吧。我没法解释。就当是做了一个梦。	

今生》《不寻常华阳大轮码头》构思新颖，赢得无数粉丝点赞，阅读量达数十万之众。吴志贵的作品非常有灵性，常常能看到摄影与诗词的结合，他将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用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他的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和情感。通过摄影与诗词的结合，他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让人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思考和感受到更深层次的内涵。

吴志贵的作品不仅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的体现。他通过摄影和诗词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理解和感悟传递给观众，让人们通过他的作品看到自然的奇迹和生命的美好。他的作品是一种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对高雅艺术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畏。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美的力量，在喧嚣的现实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满足。

陈少林散文两篇

村里时，村里正乱得像一锅开了的粥，为他这个失踪的野孩子。人们惊异于他的迷说和迷途知返，认为他的能按原路返回而没有走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由于这样的夸奖，他的父亲停止了暴跳如雷。

如今只有这个孩子还认为那是一次失败的行走，他认为他至今仍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出息地盘桓，在那一次就定了调。现在他想，如果说他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那就是发现了蝉的一个秘密：蝉蜕是自己把自己养在大树旁边泥土的浅层里的，它通过一个针眼大的气孔呼吸并与外界相接。如果用一根细竹茎一挑，那块泥土就破了，灰色的肉巴巴的蝉蜕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黑色的有翼的在正午趴在树枝上叫个不停的那些雄性的家伙和一声不发的它们的异性，都是从有气孔的土里跑出来的。当然从地下到树上这中间，它们还要“金蝉脱壳”一次，遗下完整的壳牢牢粘住树枝，大风无法将其吹落。这就是蝉也就是乡间孩子称为“家灵子”的一个秘密。算不得秘密？不，它就是一个秘密，是夏日正午大人们小憩时孩子们发现的一个了不起的秘密！而且这一秘密随着现时村庄小憩状态和孩子们逸趣的式微而显得弥足珍贵。

我所说的这个孩子是我也是你！我们都来自村庄，我们都曾是乡间的野孩子，我们身上总有那么一股泥腥气，我们共有的秘密仍保留在夏日正午村庄的大片草皮下。

有位哲人曾说，在传统的村庄里，孩子们都有一段羞于但又迫切希望于向外人道及的秘史。诚哉斯言，于今笃信矣。

村庄之声

十二月，皖西南长江北岸的冲积平原上，总有几天，乍冷还暖，即使是在早晨，也悠扬着秋末时的气息。天上好像只有一层淡淡而透明的白色云气，像是蒙着薄纱，也不知道鸟儿喜不喜欢这样的背景，而人却是一见了便觉得心空没了一丝丝纤尘。

西南方的天际现出的则是皎洁的并非云霞的光，而东天，早晨九点的太阳正升到四五丈高的地方，十分眩目，人不能直望，手搭凉篷望去，也被刺得眼花缭乱。阳光碰到树梢上，那所剩无几的褐黄的叶子闪着与阳光抗衡的光，傲然地承受着阳光的戏弄同时也戏弄着阳光。

风很轻，好似无，因而炊烟几乎垂成直线缓慢上升，升到很高时才懒懒散去，一部分散到树梢间，树梢纹丝不动，一副风景这边独好的矜持模样。

郊外迷路记

●李朝阳

问路了。

此时，前面不远处有一片山林，树木看起来特别茂密，鸟的鸣叫声覆盖整个山林。想到反正也不急着回去，就索性过去看看。

没有现成的路，甚至没有发现被人践踏后留下的蛛丝马迹。只得小心翼翼，试探着往前走，尽可能地避开杂草、荆棘多的地方。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提心吊胆，既怕被尖物划伤，又怕被蛇虫叮咬。

好不容易来到山林之中，但见浓阴蔽日，光怪陆离，空气潮湿阴冷，弥漫着泥土和植物混杂在一起的气

刮”，说起来也是简单不过，但奇迹往往寓于简单中。“刷”是动词，“刮”是名词，动宾词组，斩钉截铁。所谓“刮”，不过是一块几寸见方半月形的杨木或杉木块，竟被谁突发奇想地首称为“刮”而一言定名。啊，它是木匠做水车时从榫头之间锯下的边角料，但由于其边拐分明、双面平光、规格一致、布满了树木的年轮且散发着新鲜木头的气息，便被孩子们慧眼识珠地从木匠的斧子下抢救出来而提格为宝贵的游戏之物！

游戏的参加者少则二三人多则十余人不限。烈日下，一块空地上，每人手持一只“刮”（可称为“母刮”），口袋中装着若干“子刮”，每一轮各出一只“子刮”摆到地上，整体合拢摆成圆形；再在距二米外的地上划一条短横线（类似跳远比赛的起步线），在十米之外的地上另划一条作为边界的长横线。这些准备好后，每人便按事先排定的顺序，依次立于二米短线边缘，用“母刮”瞄准地上的“子刮”群猛力掷击，若是将某只“子刮”击出十米长线外，该“子刮”即归谁所有，直到群“子刮”全部击出界为止。几盘下来，就总会有人将放在荷包中的好几只“子刮”输光，有人则赢得盆满钵溢。

有些意思吧？我至今仍认为，它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独创性的独一无二了不起的游戏。

有时，不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大家哗哗啪啪极严肃地“刷”了一阵后，不知何故吵了起来，甚至打起架来，无非是有人犯规、赖皮吧，但一会儿就又恢复了秩序，大家又满头大汗认真严肃地“刷”起地上那些特立独行，各有其隐秘的所在，也各有其乐。东歪西斜的灌木、笔直向上的乔木，以及各种各样的茅蒿、野草是他们的朋友，蟋蟀、金龟子、家灵子是他们的兄弟。他们在游荡、游戏和折腾中重复着发现的快乐。他们不厌其烦，永远充满着好奇的新鲜感，永远执着于贫穷而有白云飘荡植物葳蕤的这块天地。这就是乡间孩子，一群用赤脚去不断体味“活着”的诗意的不自觉者，一群用光膀子去亲吻太阳的小幽灵。乡间孩子由此打下了自适的根基，难怪在波诡云谲的城市里冲杀的强者中有不少人曾经是乡间的孩子。

有一群这样的乡间孩子，他们生活在地方偏僻、家境贫寒的长江同马大堤下，然而，他们却能在夏日正午独享一种高标独具，傲视群伦的游戏。我是说，这个游戏是孤品，对于别村的孩子来说，是完全生疏的玩意，见到它，简直会感到莫名其妙。这个游戏名称有些奇怪，叫“刷

我边走边和同学在电话里闲聊。脚下是水泥路。一条条弯弯曲曲、时宽时窄的水泥路，连接起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落。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地势高低起伏，时起伏，一会是山坡，一会是田地，树木、杂草、庄稼东一片，西一丛，没有任何规则地分布，人的视线因而受到很大局限。好在离县城不远，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凭着感觉转换路径，不停地往前走。

记不清聊了多长时间，我挂了电话，这才意识到不知到了哪里，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有点迷茫。该找人问

自然的变化和生命的流转。他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大自然中的奇迹和生命的脉动，这些都是他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他的摄影作品《日出茗山》，把清晨香茗山日出的美景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由于选择视角独特，画面完美，荣获2016年中国摄影报一等奖。吴志贵是一名行政官员，曾任县直多个部门的“一把手”，同时，他又是一名摄影发烧友。他见证了望东长江大桥规划建设的全过程。整整七年，牺牲了无数个休息日，用镜头记录了大桥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用1000幅摄影作品记录了大桥的点滴变

夏日正午的秘史

夏天是太阳回到故乡的季节，夏天是土地最忙最累的季节。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印象中我们那一带的村庄，夏天却好像并非忙得一塌糊涂。除了晚上可略而不计外，还有一个时辰，村庄和田野是由动态暂时转换为静态的，似乎有一巡逻的老者正敲着一面铜锣，喊着“平安无事罗”，于是大家身心都松弛了下来。这个时辰古时候叫午时。

夏日正午，无论农事再忙，也是一段绝少更改的最宝贵的小憩时间。堂间、门道、屋前的树荫下，临时支放着竹凳或门板，上面四脚驮叉地躺着刚才还在地里汗流浹背拼命干活的人。村庄里的大男子主义在此得到了充分张扬，女人与男人一同从田里干活回来，但一走进家门，卸下农具，二话不说就躺下的，几乎一律都是男人，丢下女人兀自演奏一段锅碗瓢盆和猪啼鸡鸣交响曲。其实女人们也只不过是歇憩得迟一点罢了，她们烧好饭，喊醒男人，招呼孩子，一家人吃毕，将碗筷胡乱收拾一下，自己也找一处地方躺下了。而男人则是胡子一抹，仍回原处抓紧时间躺下，头刚落地就又打起了呼。

于是村庄的正午开始进入一个不啻于夜晚的静谧状态。土墙脚下蟋蟀的弹奏和偶尔发出的鸡鸣声反衬出村庄的静。一群幽鼠登场了，他们是一些十来岁的孩子。他们伴着隐身的白无常、黑无常，在树林里、田沟里、菜园里甚至坟地边胡乱游荡和折腾。他们合群的就集体活动，不合群的就特立独行，各有其隐秘的所在，也各有其乐。东歪西斜的灌木、笔直向上的乔木，以及各种各样的茅蒿、野草是他们的朋友，蟋蟀、金龟子、家灵子是他们的兄弟。他们在游荡、游戏和折腾中重复着发现的快乐。他们不厌其烦，永远充满着好奇的新鲜感，永远执着于贫穷而有白云飘荡植物葳蕤的这块天地。这就是乡间孩子，一群用赤脚去不断体味“活着”的诗意的不自觉者，一群用光膀子去亲吻太阳的小幽灵。乡间孩子由此打下了自适的根基，难怪在波诡云谲的城市里冲杀的强者中有不少人曾经是乡间的孩子。

有一群这样的乡间孩子，他们生活在地方偏僻、家境贫寒的长江同马大堤下，然而，他们却能在夏日正午独享一种高标独具，傲视群伦的游戏。我是说，这个游戏是孤品，对于别村的孩子来说，是完全生疏的玩意，见到它，简直会感到莫名其妙。这个游戏名称有些奇怪，叫“刷

去年初秋，一个双休日的上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县城郊外。小车往西经过一处高速公路桥洞出城，接着行使在三四米宽的乡间水泥路上，十多分钟后到达邀请我们去作客的朋友家。

两间三层的楼房，系近年来新建，房屋前面有小院子，院子里摆放了一些盆景，院墙边种些蔬菜，牵藤爬蔓的丝瓜架上，几个丝瓜安静地悬吊着。这里只有朋友一家，几百米之外可以看见掩映于绿树之中的村落。

午饭后，有人提出打搅蛋，我对打搅蛋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又看到不缺人，便独自一人离开了。我想，到县城也就几公里路程，步行用不了多长时间，边走边散散心，锻炼锻炼身体也好。

从朋友家出门就是水泥路，我朝着县城的方向往前走。走了一小会，接到一个电话，是外地同学打来的，没啥具体事，就是闲聊，结果话越聊越多，我也乐得多聊一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认识吴志贵已有三十多年了。1998年，他任原望江县计生委主任，我在乡镇工作。看到我经常有豆腐块在报刊上发表，决定抽调我到原计生委从事宣传工作，从而决定了我他的缘分。后来，得益于他的精心策划和指导，我许多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才得以发表，使我受益匪浅，令我发自内心的钦佩。

吴志贵爱上摄影和诗词创作，应该是2004年以后的事，并且成绩斐然。这些年来，他发表的摄影和诗词作品，我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欣赏和拜读。所以，我说他是一位行走在摄影与诗词之间的艺术家，以其高雅而独特的作品风格而闻名。他的摄影作品与诗词相结合，展现了他对自然与人文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触觉。他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他用独特的视角，寻找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疏忽的美景。在他的镜头下，大自然的壮丽与细微之美都能得到完美的呈现。他善于捕捉瞬间的美好，用镜头记录下大

行走在摄影与诗词间的高雅者

●王双发

米之长，溯六千年之远。先秦遗址星罗，石器部群散现。闻夫孤乡至多，举国为罕。年代远而数汪洋，文物丰则称黄壤。陶鼎罐壶壹，石斧斨凿铲。美姬之薛家岗，时超其凌滩版。欣乃先民智慧繁衍，雷池文脉承展焉。”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足见他的诗词功力。他的《行香子·脱贫致富》作品荣获《阅读时代》“百年荣光”诗词大赛一等奖。“春暖乡游，喜鹊频讴。大雷岸、如画田畴。难寻陋处，遍拔新楼。看倪家墩，廖家嘴，宋家洲。东风化雨，扶贫焕彩。广分红、坐享薪酬。妇孺皆告，衣食非忧。更居无危，学无辍，病无愁。”

2021年是他摄影和诗词创造颇丰的一年。诗词作品《七律 虎年怀吟》入选《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一书；作品《八声甘州·中国高铁颂》荣获“美景杯”中华诗词大赛一等奖；他的诗词作品分别被2021年《中国诗词》第1期、第2期、第3期、第5期、第6期、第8期、第11期及第12期刊用，在安徽乃至全国诗词作家中都十分罕见。近年来，吴志贵有近百篇诗词先后被《中华诗词》《中国诗词》《中华辞赋》刊用，可喜可贺。

吴志贵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近年来，他学习摄制短视频，影响日新增大。短视频作品《同马大堤的前世